
《战争论》是产生于近代德国的一部军事经典著作，一部著名的军事战略学著作，同时，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战争论》也是一部“哲理推究的方法很奇特”的战争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包含有很多很有价值的内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这次举办《战争论》讲座，我想以《战争论》中的战略问题为中心，给大家讲十个专题的内容。因为在西方，“战略”(strategy)这个学术概念最早有一个词源，叫作“统帅的艺术”(strategicon)，所以，我把这次举办讲座的总题目，也称作《统帅的艺术：战略》。

在《统帅的艺术：战略》这个总题目之下，我准备给大家讲 10 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讲《导言》。

第一讲

导　　言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一部博大精深、举世公认的军事科学著作。这部著作为西方的军事学和战略学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书中蕴藏有许多军事科学和战略艺术的珍宝。可是，由于这部著作是 19 世纪初期的作品，又是作者生前未来得及最后修改的遗作，一些篇章还是草稿，文字晦涩费解，所以，虽然世界各国对这部著作都很重视，我国的商务印书馆早已把它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中，可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尚无一部全面而系统地介绍它的专著。

为了全面而系统地介绍《战争论》，我在第一讲《导言》里，想分三小节主要讲三个问题。

第一节 克劳塞维茨的生平

《战争论》的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生于 1781 年，死于 1831 年。他生活在 18 ~ 19 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时代，也就是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欧洲发生拿破仑战争、拿破仑垮台后

欧洲的封建势力企图复辟封建制度的那个时代。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这场政治革命不仅推翻了法国国内的封建贵族专制统治、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解放了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法国的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威胁着欧洲其他国家的封建贵族统治秩序。当时，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国的封建势力相互勾结起来，先后组织七次围剿法国的战争，企图用武装干涉的方法扑灭法国革命。但是，由于法国推翻了国内的封建专制制度，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得到了解放，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法军统帅拿破仑，在对外战争中又采取了新的作战方法，所以，法国军队在对外战争中一次又一次战胜了欧洲各个国家的军队。

历史学家们常常把欧洲1799—1815年由拿破仑指导的一系列战争称作“拿破仑战争”。所谓“拿破仑战争”，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一个阶段的拿破仑战争是法国反对欧洲其他国家武装干涉法国革命，这个阶段拿破仑战争的性质是正义的、进步的；后一个阶段的拿破仑战争，却是拿破仑率领法国大军侵略西班牙和俄国，奴役意大利、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国，当时，欧洲各国纷纷燃起民族民主革命的熊熊烈火，这个阶段拿破仑战争的性质，则是帝国主义的不义之战。在拿破仑战争中，战争的规模、性质、特点和作战方法，同以往封建时代的战争相比，各方面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封建主义的“赌博”战争观和陈旧的作战方法遭到破产；战争的胜负关系一个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大规模的“主力会战”和军队的数量多寡对于战争的胜负起到决定性作用；作战的目标是大量“消灭敌人军队”、“打垮敌人”。

1815年，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在比利时的滑铁卢战役中遭到惨败，拿破仑本人也在政治上垮了台。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的政治界和军事界人士惊魂未定，人们普遍要求清楚地说明战争现象，说明战争的实质和运动规律，以及今后如何对战争实施正确的谋划和战略指导、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在这时，亲身参加了拿破仑战争、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并且吸收了德国哲学革命积极成果的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晚年花费十二年之久的时间，系统总结了欧洲战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拿破仑时代的丰富战争经验，写出了世界军事和战略名著《战争论》。

克劳塞维茨恰好生活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的拿破仑战争时代，他比拿破仑（1769—1821）小11岁，比拿破仑多活了10年，几乎参加了

拿破仑战争中、后期的全过程，并且是抵抗拿破仑侵略的普鲁士资产阶级军事改革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780年6月1日，克劳塞维茨出生在德国普鲁士马格德堡附近的布尔格镇的一个平民家庭。还不满12岁时，他就被父亲送到普鲁士军队里服役。1793年，当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率先开始武装干涉法国革命时，13岁的克劳塞维茨就参加了普鲁士军队围攻美因兹等城市的战斗。1801年，他被选送到柏林军官学校学习，系统学习过多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和军事学。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优秀，深得柏林军官学校校长（后为普鲁士资产阶级军事改革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香霍斯特的赏识。1803年，克劳塞维茨从柏林军官学校毕业后，经香霍斯特的推荐，担任了当时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的堂弟——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1806年，他参加了拿破仑战争中著名的奥尔施塔特会战，与奥古斯特亲王一起被法军俘虏，在法国过了一年流亡生活。1807年，他又随奥古斯特亲王回到普鲁士。当时，普鲁士已经被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占领，一场反对拿破仑侵略、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正在掀起。克劳塞维茨的老师香霍斯特被任命为普鲁士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担负起振兴普鲁士军队的领导工作。克劳塞维茨也被任命为香霍斯特的办公室主任，从此，他便成为香霍斯特的得力助手，普鲁士军事改革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全国领导人之一。

1810年，30岁的克劳塞维茨被晋升为少校军官，并且与担任过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军事教官的布吕尔将军的女儿——玛丽·冯·布吕尔小姐结婚（布吕尔小姐当时是普鲁士王后路易丝的女侍从长）。同一年，他受聘担任柏林军官学校的战略学和战术学教官，还负责给王太子（后来的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讲授军事课。在这个阶段，克劳塞维茨经常出入宫廷，与当时欧洲著名的政治家、拿破仑的死敌、曾经两度担任过普鲁士首相的施泰因，德国大诗人歌德，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以及当时普鲁士的政界、军界和文化界的许多著名人物（包括音乐家贝多芬）都有过交往。而在政治上，克劳塞维茨反封建、反对拿破仑侵略的资产阶级立场是相当鲜明的。拿破仑当年在法国的枫丹白露曾经咬牙切齿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普鲁士的雅各宾党人隐藏在普鲁士军队里。”^①而以香霍斯特为首、包括克劳塞维茨在内的普鲁士军事改革委员会的主要领导成员，正是普鲁士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中坚力量。克劳塞维茨曾经公开发表言论，他向往资产阶级共和，反对封建

^① 见法比安：《克劳塞维茨传》，第215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专制制度，鞭挞德国封建贵族的腐化堕落，甚至直接指责国王威廉三世对普鲁士在对法战争中的失败负有责任。

1812年春，就在拿破仑纠集欧洲很多附庸国的军队，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侵略俄国战争的前夕，克劳塞维茨因为反对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与侵略者拿破仑结成同盟、共同侵略俄国，所以，愤然辞去普鲁士军职，大义凛然地奔赴被侵略的俄国，参加了俄军，从而投身于俄国和欧洲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和奴役的伟大正义战争。他曾经先后参加过著名的捷布斯克战役、斯摩棱斯克争夺战、博罗迪诺会战、格尔申会战和林尼会战；担任过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的军事战略顾问富尔的中校副官、师后勤补给官、骑兵军参谋长、俄德军团的联络官、俄国和普鲁士联合军团的参谋长、普鲁士军队的步兵上校、军参谋长和军团参谋长。随着在拿破仑战争中军事职务的经常变化和升迁，他不仅有条件观察和分析战争中进攻和防御战略态势的变化、主力会战和大大小小战役战斗的细节，而且，耳闻目睹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破裂，以及同盟国外交关系的复杂、微妙的变幻，从而，眼界大为开阔，获得了非常丰富的战争经验。

1815年，当拿破仑在滑铁卢遭到军事上的惨败、又在政治上垮台以后，欧洲人民虽然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欧洲各国的封建势力又卷土重来。在拿破仑战争中与侵略者拿破仑妥协、合作过的投降派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重新掌权，而曾经奋力抗击拿破仑侵略、参与打垮拿破仑的普鲁士资产阶级改革派，却不断遭到国内封建势力的排挤、打击。1818年5月，克劳塞维茨被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的内阁任命为一个没有实权，只徒虚名的柏林综合军事学校校长，同年9月，他晋升为少将。

从1818年38岁担任柏林综合军事学校的校长起，直到1831年51岁去世为止，克劳塞维茨在自己一生的最后12年里，为了撰写《战争论》“几乎用尽了他全部的精力”^①。他首先分析和研究了欧洲战史上从1566年至1815年之间发生过的130多个典型战例，写出一批战史研究评论；接着，又总结了自己在拿破仑战争中亲身经历的一些战争经验，写出一批战史研究成果和评论（这些战史研究成果和评论，后来都被收入《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关于战争和战争指导的遗著》第4~第10卷）。最后，他又用上述战史研究成果和评论进一步修改、充实他的《战争论》，力求把《战争论》系统化，形成一个

^① 克劳塞维茨著，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第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战争论》后来被收入《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关于战争和战争指导的遗著》第1~第3卷）。

不料，1830年春，修改《战争论》的工作被打断，克劳塞维茨被调到炮兵部门工作，担任普鲁士第二炮兵监察部的总监。临行之前，他把未经最后修改的《战争论》手稿3000多页分别包装起来，在各包上贴上标签，准备以后有时间再作修改。但可惜的是，他再也没有得到修改的机会。1831年11月16日，克劳塞维茨因患霍乱病不治，比他的朋友、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晚两天在柏林去世。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年仅13岁，恩格斯年仅11岁。

就在克劳塞维茨去世后的第二年，他的妻子玛丽·冯·克劳塞维茨负责整理并开始陆续出版《战争论》第1~第3卷和他的其他遗著。

第二节 《战争论》的学术地位和价值

德文版《战争论》第1~第3卷是在克劳塞维茨逝世三年后，即1834年出版的。起初，这部世界军事名著并没有引起世人的重视。在克劳塞维茨逝世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欧洲一些有素养的军官，只是把摘录和援引《战争论》中的一些著名的语句当成“时髦装饰”，^①《战争论》全书却很少有人认真通读，连克劳塞维茨的学生和门徒毛奇、施利芬也不能理解这部巨著中的军事思想的真谛。直到19世纪70年代，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一跃而成为世界上的一等军事强国之后，《战争论》才开始在欧洲和全世界迅速传播开来。继1849年《战争论》法文本出现之后，1873年英译本又问世，很快，欧洲主要国家便出现了多种文字的《战争论》。1910年，《战争论》由日本传入我国。1911年，《战争论》第一个由日文转译的中文本在中国的保定陆军学堂问世。

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和伤害。由于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德国军事界深受克劳塞维茨战争和战略理论的影响；又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总体战”、“闪电战”、“积极防御”、“战略进攻”甚至“诱敌深入”、“全民战争”或者说“人民战争”等，都可以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找到有关的论述和理论雏形。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20世纪50年代，当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们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

^① 施拉姆：《克劳塞维茨传》，第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验教训、思考面临的未来战争与和平问题时，世界上掀起了研究《战争论》的第一次高潮。美、英、法、德、以色列、古巴、秘鲁等许多国家相继出版或再版了《战争论》。《战争论》成为许多国家军事院校军官们的必修课，一大批有关《战争论》的学术论文和著作问世。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因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和苏联争霸激烈，人类头顶上的核战争阴云密布，世界上又掀起研究《战争论》的第二次高潮，又有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问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人施拉姆的《克劳塞维茨传》、美国人帕雷特的《克劳塞维茨与国家》、法国人雷蒙·阿伦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思想》。此后，虽然现代英国的利德尔·哈特和当代美国的保罗·肯尼迪两位战略学家的“大战略”思想，已经成为西方主要大国治国安邦的国策，但是，世界上仍然不断涌现出新的《战争论》研究成果。只要是论及战争与和平问题，人们几乎都不可能绕开克劳塞维茨及其《战争论》。许多美国战略学家都以“新克劳塞维茨主义者”（New-Clausewitzians）自命，企业界、经济管理领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克劳塞维茨学派”。

那么，《战争论》为什么受到人们如此这般的重视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

第一，《战争论》是西方军事学和战略学的奠基之作。

列宁曾经称赞克劳塞维茨为一位“造诣极高的军事问题著作家”^①，由他撰写的《战争论》是西方军事学和战略学的奠基作。在这部军事学和战略学的经典著作中，克劳塞维茨站在欧洲新兴资产阶级进步的政治立场上，借助于当时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积极成果，对西方战史经验特别是对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发生的拿破仑战争和欧洲各民族解放战争的丰富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概括和总结。《战争论》首次把西方军事思想综合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理论体系；深刻揭示了战争现象的复杂本质、战争运动规律的特殊性、战争受到“国家政治”制约的整体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战争论》还为战略决策，也就是国家政府部门和军事统帅怎样制定和实施战争计划、对战争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提出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方法，从而大大推动了军事科学和战略学的发展。

原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柯林斯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研究战争方面做出了类似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所做的贡

^① 《列宁军事文集》，第231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献”，“这部理论巨著至今仍被认为在已出版的有关战略的著作中是最引起争论和最有影响的。”^① 另有一些外国学者把军事学和战略学界的克劳塞维茨，同天文学界的哥白尼、生物学界的达尔文相提并论。苏联《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一书的作者米尔施泰因和斯洛博坚科认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最大权威仍然是克劳塞维茨”，“直到今天，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他的军事理论仍然被当作最大的军事理论家的理论而被援引着”，“在克劳塞维茨死后，资产阶级军事科学还没有第二部如此完整地阐述最一般的战争原理和战争哲学的著作。”^② 《美国军事学说》一书的作者史密斯将军写道：“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虽然不是产生在美国，但是这种理论对美国的作战方法和战术都具有重要影响。现在在一切文明国家的军队里，都有支持克劳塞维茨学说的人。”^③ 而英国的历史学家迈克·霍华德则指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可能在许多年里，将要成为一切认真从事战争与和平问题研究者的基本典籍，“他的著作的深度和创造性把战争研究引向一个全新的阶段；他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关于战争中的阻力、关于精神的作用、关于在总体上探讨战略等问题的一些观点，今后仍然是几乎谈及上述同类问题的新理论的出发点。”^④

第二，《战争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理论体系比较完整的军事科学和战略科学著作。

从世界军事科学和战略学发展的宏观角度分析考察，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又是继以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代朴素的军事学和战略学产生以后，以英国现代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美国当代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以及《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为代表的现代战略学产生以前，人类优秀的军事、战略文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第二个高峰。《战争论》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人类社会的军事学和战略学奠定了现代科学基础的作用。而且，这部迄今为止理论体系最为庞大、逻辑结构比较完整的军事战略著作，还具有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军事战略理论的典型性和革新性。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克劳塞维茨虽然不像中国的孙武和毛泽东那样指挥过战争全局，也不像西方的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和拿破仑那样，几乎是身经

① 约翰·柯林斯：《大战略》，第10~11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78。

② 米尔施泰因等：《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第50~51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

③ 史密斯：《美国军事学说》，第47页，纽约，1955年英文版。

④ 迈克·霍华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入门概要》，《序言》，第9~10页，伦敦，1967年英文版。

百战的军事统帅，但是，由于他有极高的哲学和军事理论修养，始终生活在18~19世纪欧洲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中心，毕生又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和条件致力于军事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这就使得他以“搏斗”为逻辑起点，沿着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的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建构起来的军事理论和战略理论，已经摆脱了以往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那些军事理论和战略理论的朴素、直观、零碎的性质，而成为一种有很强的哲学思辨性，内容相当深刻而系统的军事学和战略学理论体系。这个战争哲学理论体系中的各个概念、范畴、规律的出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和发展，比较正确地反映了人类历史上战争和战略发生、发展和不断进化演变的客观进程及内在逻辑规律。关于这个方面的内容，我还要在下一节中展开讲解。

第三，《战争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思想产生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都认真阅读并研究过《战争论》，而且对《战争论》一致给予好评。马克思曾经说过，克劳塞维茨“这个人具有近乎机智的健全推断能力”^①，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熟谙军事问题的恩格斯，曾经称赞克劳塞维茨是德国军事学术界的“第一流人物”、“全世界公认的权威人士”^②。恩格斯在1858年1月7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说：“目前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哲理推究的方法很奇特，但书本身是很好的。”^③生活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列宁，曾经系统研读过《战争论》，而且写有读书笔记《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摘录和批注》。列宁曾经指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中就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是造诣极高的军事问题著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做是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④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也曾多次研读过《战争论》。当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延安还发起、组织过学习、研究《战争论》的小组，和一些红军高级将领、学者们系统而深入地阅读、研究和讨论《战争论》。毛泽东在延安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0页；第11卷，第49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44页。

④ 《列宁军事文集》，第205页，231页。

题》和《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时，曾经批判地吸收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关于“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理论、指导战争必须遵循“概然性的规律”理论、“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的理论、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在战争中“相互作用”的理论、集中兵力打击敌人整体所依赖的“重心”理论，特别是吸收了克劳塞维茨关于“向本国腹地退却”（诱敌深入）和“人民战争”的理论。研读《战争论》不仅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帮助。正如德国著名的《克劳塞维茨传》一书的作者施拉姆所说的：“毛泽东作为列宁主义者也是一位非常谙熟克劳塞维茨和其军事哲学的爱好者。”^① 日本的学者伊藤皓文甚至认为：“如果问毛泽东的战争论是近乎孙子还是近乎克劳塞维茨？那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是近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②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毛泽东在多次会议上和接见外宾时谈到过他以往研读《战争论》的情形和感受。尤其是在 1957 年，针对斯大林在《给拉辛同志的复信》中粗暴地全盘否定克劳塞维茨和德国军事思想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明确表达了自己肯定《战争论》的态度。毛泽东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家，说德国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③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军事科学和战略科学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不了解《战争论》，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西方军事思想和西方近、现代战略思想的发展规律。同时，也正像不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可能完全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不了解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就不可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及战略思想。因此，认真研读《战争论》，对于我们开阔视野、深入了解西方军事文化、提高军事理论修养和战略学的理论水平很有意义；对于我们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科学的态度和创新精神丰富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和战略学，解决当前的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问题，直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且同世界人民携手共圆世界之梦，也很有意义。

^① 施拉姆：《克劳塞维茨传》，第 490 页。

^② 伊藤皓文：《毛泽东战争论和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比较》，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学术》，增刊第 22 期，第 17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4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第三节 《战争论》的方法和理论结构

《战争论》之所以能够首次把西方军事思想综合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理论体系，初步揭示了战争现象的复杂本质、运动规律的特殊性、战争受到“国家政治”制约的整体运动机制，同时，为战略决策提供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方法，现在分析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

其一，如前所述，克劳塞维茨生活在拿破仑战争时代，他几乎亲身参加了拿破仑战争的全过程，具有丰富的直接战争经验。到了晚年，他又系统总结过欧洲战史经验，详尽考究了欧洲历史上从1566年至1815年之间发生过的130多个典型战例，具有丰富的间接战争经验。丰富的直接战争经验和间接战争经验是《战争论》得以产生的实践经验基础。

其二，克劳塞维茨还批判地吸收了西方从古希腊时代开始，直至拿破仑时代许多优秀军事思想家们的军事思想。如古罗马军事思想家弗龙蒂努斯的《诡诈》、东罗马皇帝毛莱斯的《统帅的艺术》，欧洲早期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家梅齐乐、马基雅弗利、蒙特库科利、劳埃德、标洛、若米尼等人关于战争艺术、战略、战术、战斗、防御、进攻，以及奥地利卡尔大公关于战争计划的理论。这些军事思想中的有益成分，为克劳塞维茨建构系统的军事学和战略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来源。

其三，克劳塞维茨恰好生活在德国古典哲学蓬勃发展的时代。恩格斯曾经说过：“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① 克劳塞维茨从青年时代起不仅热衷于研究军事学，而且非常喜爱钻研哲学。他在柏林军官学校当军校生时，便经常去听著名哲学家康德的弟子基塞维特的唯物主义哲学课。^② 以后，他与哲学家谢林、费希特、黑格尔都有过来往，到了晚年，克劳塞维茨和黑格尔还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讨论哲学问题。^③ 基塞维特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辩证逻辑思想，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哲学、战略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克劳塞维茨能够把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积极成果，自觉地运用到对战争经验的分析和军事理论、战略理论的构建之中。

那么，克劳塞维茨是怎样把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积极有益成果，自觉地运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② 参见吴琼，张元林：《克劳塞维茨军事哲学思想探源》，《中国军事科学》，1989年第4期。

^③ 见法比安：《克劳塞维茨传》，第215页。